



11/11/99  
4437  
237

東坡集卷之六十

祭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軾東坡氏著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  
 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  
 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教授公銖鉞往督西旅公於是  
 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  
 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  
 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

悸惱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  
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噉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  
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  
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  
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没于東京公爲二  
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  
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  
豈懷恩惟此滄泣寔哀斯人有內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  
我言嗚呼哀哉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  
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  
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  
俗性疎來詬譎居窮山遂侶猥狃夜衾不絮朝餽絕餽慨然懷歸  
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覩凡世所欲有  
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  
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窻飢坐清闕間  
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

東坡集卷二十一  
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媁子  
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滄如懸霽歌此  
奠詩一樽往侑

祭單君貺文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聞言內齊于家外敏于官民  
謂父兄吏莫容姦信于朋友人得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  
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竒偏志不一  
遂悵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既嬪于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  
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宦  
達何妍命也奈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

祭胡執中郎中文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  
君固不待見從事于岐始識君向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  
駒駿雛鷄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  
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  
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鷺而翔駒亦干  
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  
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

東坡集卷之七  
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  
有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

祭任鈐轄文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故練達物情佐  
我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鄆堞圯傾風埃  
露露奔走經營輿疾而歸猶莫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  
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酌觴告訣與涕俱零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  
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人惟曰當然柰何官  
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  
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  
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  
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  
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  
見君於潁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攜被夜語達旦不  
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甌者凜乎其有似於文忠  
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

東坡集卷之四  
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第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頽然四人厥德罔一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閔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篚恩厚義重報宜有以云何不淑契濶生死歛不拊棺塋不親襚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餽惟此哀誠一念千里

祭文與可文二首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朋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困夢相從而驚覺滿茵蕭之濡淚念有生之

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  
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  
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舅蘇軾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  
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  
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蕢脫  
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  
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

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  
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麤糜昂然來歸獨  
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沒談笑大鈞  
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  
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鬢蒼然君  
之永歸不爲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  
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芊尚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

門抵掌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  
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掉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  
寫我哀

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  
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靡  
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絕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  
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歎歌自得酒輒詣我官于  
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畧青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  
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  
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戾酌觴再拜淚溢兩眦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  
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各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  
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  
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  
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  
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



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昇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業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捷爲在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于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祭劉原父文

嗚呼古稱益友多聞諒直有一而已罔全其德惟公兼之需然有餘惟其至明以有衆無譬如鑑然物至而受罔有不照斯以爲富先民之言久遠絕微繼以百家其多如茨衆人劬勞有不能獲公徐收之其羸則百瀦之爲淵放之爲川抽之無窮循之無端有聽其言茫然自失如江河注漂蕩汨瀾有讀其書釋然解頤紛紜雜亂咸得其歸其博無際其辯無偶既博既辯又以約守昔公在朝

東坡集卷之十一  
議論絕倫挺然不回其氣以振談笑所排諷諭所及大夫庶士斂  
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幾于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  
蔑世不謂自便曰固其理豈不自有人或歎嘻孰能誦言以告其  
非公自平昔灼見隱伏指擿譏誚俾不克立公歸于原誰與正之  
酌以告哀莫知我悲

祭韓獻肅公文

在昔仁祖清淨養民維時忠獻秉國之鈞盛大蕃衍啓其後人公  
暨叔季文武彬彬公相神宗重厚有體心存社稷輔以詩禮博陸  
堂堂扶陽濟濟公將于外鍼鉞雕戈虔其匪懈柔惠不苛韓侯奕

奕申伯番番大明既升克紹聖考介圭來朝黃髮元老帝曰汝留  
王躬是保公勇於退連章告歸三公就第大政是咨五福具有謂  
當期願天弗憇遺哲人其萎哀動兩宮士夫涕洟維此僚案拜公  
京師從容暇日引陪燕私詔言在耳已哭于帷在公已矣邦國之  
悲靈輜啟行宅兆有期寓馬塗車立列參差舉觴一慟與公長辭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藹然兩  
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  
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蠢愚自貽放逐妻

孥失所竊笑親友幾於絕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  
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  
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劍拊棺一慟嗚呼哀哉

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  
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  
喪復仕哀哉爲貧從政于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  
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疎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  
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  
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卽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歟大夫有  
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  
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爲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歛  
以靜順子之事君惓欵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  
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  
刃子之爲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耻就餘餽詩尤所長鏘然玉振  
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隕我遷于黃衆所遠擯惟

子之故不我籍麟孰云此來乃拊其櫬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  
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頽然頽發齟齬天哀子  
窮以是餽贐我困于旅愧莫子賑歌此奠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第其材不  
有得公  
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執罔羅幽荒拮據遺逸馳騁  
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  
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  
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  
文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  
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柎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  
爲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下迸泉竄  
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  
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  
人壽骨隱顙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  
俯仰而遷行卽此路遑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

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遵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  
偶常竒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  
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  
之神宗知公敬如著龜專談仁義輔以書詩枉尺直尋願公少卑  
公曰天子舜禹之資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于洛四海是儀化  
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爲公亦  
何爲視民所宜有莠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師老民疲和戎上  
策決用無疑此計一定太平可基譬如農夫旣闢旣菑投種未粒  
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爲雨泣路  
人垂淚畫像于家飲食必祠矧我衆僚左右疇咨其載一舟喪其  
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莫章以侑一卮嗚呼哀哉

祭王宜甫文

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  
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

天命直已而行不充何

病三公之子所乏

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

不與皆亡令各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

東坡集卷之二  
三  
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蒔其墓櫃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哇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黃幾道文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驪德風驚雲騰入爲御史以直自繩身爲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紆姦民恠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爲人所鷹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繒妻子脫粟玉

東坡集卷之二  
食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  
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魯無君子斯人安  
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袂僅勝一臥永已吾將安憑  
壽夭在天雖聖莫增君趙魏老老子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  
我一觴歸安丘陵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龍圖閣學  
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

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  
其全淳久乃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  
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  
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峩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  
此太史公筆同子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  
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  
怪公倒廩傾囷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  
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  
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晨老不憊媮疾

不嘖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爲滂流于巾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  
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袂有淮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而五見公升  
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如水傾海如橐鼓風風水  
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孰云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歛不拊  
棺蓋不執紼我愧于胸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  
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一子四孫鸞  
鳴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爲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  
一觴達于幽宮

祭韓忠獻公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  
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  
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  
四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畫竹帛莫陳惟其大節蔽以一言忠  
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第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鳳麟契濶  
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



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  
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閣古以  
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  
其門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者如風計  
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  
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  
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爲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  
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孝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  
者已矣存者何寬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竟嗚  
呼哀哉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自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  
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憇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  
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  
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祭吳子野文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

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  
爲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  
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將何爲  
感歎歔歔一酌告訣逝舟東飛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  
門旣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  
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  
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  
能見卒以訃聞自歛及塋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覩昔人寓詞千  
里侑此一樽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杭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  
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  
自齠齔以學爲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  
五年乃克見公公爲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  
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  
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

東坡集卷之  
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  
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  
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  
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賴人賴人思公曰此門生雖  
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近  
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

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  
有義我時童子知爲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  
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  
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  
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范夫人文

惟夫人婦德茂於閨門母儀形於里閭篤生賢子綽有令名將期  
百年兼享五福而天不亮孝子之志神不祐善人之門變故之來  
旬日相繼尚有餘慶鍾於後昆某忝與外姻局於官守聊馳薄奠

遠致哀誠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

定州

四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承闕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尚憑於坤載  
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成  
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戎異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  
絕簾帷之望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  
徒因僚吏以致攀號

祭老泉焚黃文

元豐元年

乃者熙寧七年十年上再有事于南郊告成之慶覃及幽顯我先  
君中允贈太常博士累贈都官員外郎軾轍當奔走兆域以致天  
子之命王事有程不敢言私謹遣人賫告黃一軸集中外親擇日  
焚納西望隕涕之至

祭伯父提刑文

治平元年

嗚呼昔我先祖之後諸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濶惟  
編禮與伯父千里相望宦遊東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  
成童而不識者茲言可傷方約退居卜築相與終老逍遙翱翔鳴  
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淫雨蕭蕭河水  
滔滔言別于槁屢顧以招孰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

爲勤苦食辛以律厥身知以爲民不知子孫今其云亡室如懸篋  
布衣練裙冬月負薪誰爲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

祭堂兄子正文

弟軾謹以家饌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內行  
飭脩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  
今涕泣懷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  
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絜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丹  
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僭富貴壽考捨兄  
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于南老與病會歸耕無  
期歛不撫棺塋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  
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  
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醕勿辭嗚呼哀哉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嗚呼宮傅之孫千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妹慈孝溫  
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寶華我門一秀不實何辜于神  
謂當百年觀此繩振云何俯仰一嘔再呻救藥靡及奄爲空雲萬  
里海涯白日訃聞拊棺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東坡集卷之十  
三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蘇軾謹以  
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  
義君沒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婦職旣修母儀甚敦三子如  
一愛出于天我從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日歸哉  
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  
盡日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定尚蹈此言嗚呼哀哉

祭迨婦歐陽氏文

昔先君與太師文忠公恩義之重宜結婚姻以永世好故予以中  
子迨求婚于汝自汝之歸夫婦如賓娣姒諧睦事上接下動有家  
法謂當百年治我後事云何奄忽一旦至此使我白首乃反哭  
命也奈何嗚呼哀哉以吉月良日殯汝于京城之西惠濟之僧舍  
汝之魂識復反于家尚克朝夕受余奠餽凡汝服用皆施佛僧

祭大覺禪師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  
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  
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壁星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  
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  
別豈免悽然

東坡集卷三  
三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西北南  
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  
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  
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  
辯臻禪有璉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歛  
歛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  
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必躬豈無他人莫  
寫我胷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  
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  
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爲藜藿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  
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  
骨壘壘見之酸辛爲卜廣宅陶穴寬濫相從歸安各反其真

祭古塚文

閏十二月三日予之田客築室於所居之東南發一大塚適及

其頂遽命掩之而祭之以文曰

茫乎忽乎寂乎寥乎夫之靈也子豈位冠一時功逮宇內福慶被

于子孫膏澤流于萬世春秋逝盡而託物於斯乎意者潛光隱耀

却千駟而不顧祿萬鍾而不受巖居而水隱雲臥而風乘忘身狗

義而遺骨於斯乎豈吾固嘗誦子之詩書慕子之風烈而不知其

謂誰歟子之英靈精爽與周公呂望遊於豐鎬之間乎抑其與巢

由伯夷相從於首陽箕頰之上乎博何為而華乎壙何為而大乎

地何為而勝乎子非隱者也子之富貴不獨美其生而又有以榮

其死也子之功烈必有石以誌其下而余莫之敢取也昔子之姻

親族黨節春秋悼霜露雲動影從享祀乎其下今也僕夫樵人誅

萌鑿土結廬乎其下昔何盛而今何衰乎吾將徙吾之宮避子之

舍豈惟力之不能獨將何以勝夫必然之理乎安知百歲之後吾

之宮不復為他人之墓乎今夫一歲之運陰陽之變天地盈虛日

星殞食山川崩竭萬物生死歟及飄忽若雷奔電掣不須臾留也

而子大夫獨能遺骨於其間而又惡夫人之居者乎嗟彼此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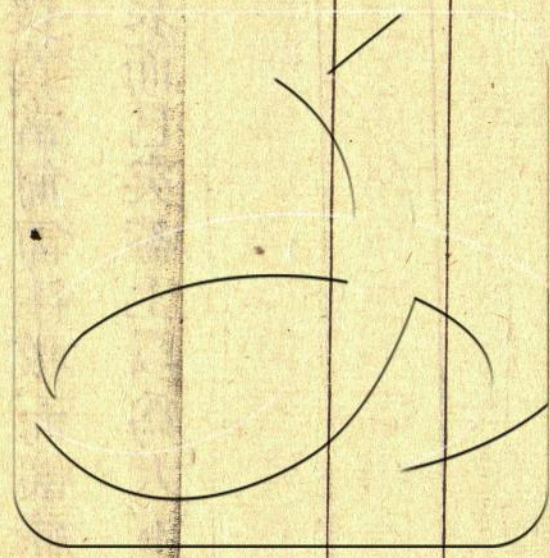
時邈相望於山河子為主偶固已歸於土矣余為木偶漂漂者未  
知其如何魂而有知為余媿阿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 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 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  
 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 小人有所畏而不為 譬如大川  
 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 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  
 公之沒也 赤子無所仰 芘朝廷無所稽疑 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  
 至於用夷 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 譬如深  
 淵大澤 龍亡而虎逝 則變怪雜出 舞鱗鱗而號狐狸 昔其未用也  
 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 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 莫不冀  
 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 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 幸

公之未衰 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 奄一夫而莫子 追豈厭世  
 溷濁絜身而逝乎 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 昔我先君懷寶遁世  
 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 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  
 於茲聞公之喪 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 愧古人以忸怩憾詞  
 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 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嗚呼哀  
 哉



哀詞

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為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賻之既歛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峪山西其孤顛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君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為長者君為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為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為之不平君恬不以為意先君以是稱其難始舉進

東坡集卷之二  
士甲科爲毫潤邠三郡職官後爲應天府錄曹勤力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爲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岐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徙於緱氏沒時年五十辭曰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耆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犖犖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道兮惑者不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爲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瞭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荅雖不荅其何喪兮超彷彿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捨此而奚

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  
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  
嘆兮吾不濟其有命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歔歔歷落進趨檐兮達於從政敏而廉兮如  
求與由藝果兼兮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抵几走羣穢兮聞名  
見像已癘疢兮敬事友生小心謙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  
中畏愛僉兮孤直無依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殲兮死無甌石  
突不黔兮孰爲故人孰視恬兮我竄於黃歲將淹兮於後八年夢  
復覘兮曰吾子鈞甘蠶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練兮覺而長吁涕流  
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礪兮天不吾欺有迷淹  
兮豈若人子老閭閻兮生歡死忘我言砭兮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  
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  
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  
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

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  
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  
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子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畧皆推見  
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  
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  
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謹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旣  
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  
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  
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詞

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  
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  
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  
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  
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遠志行  
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裴字子翼博學篤  
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

東坡集卷之二  
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爲戰守備  
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  
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况吾民乎不幸而至  
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  
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  
洶嶽嶽是故其  
民勇而尚氣巧礮斲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永於  
德淵自慤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澡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  
殘剝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

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日子不飲我醪甚甘醜此濁覽觀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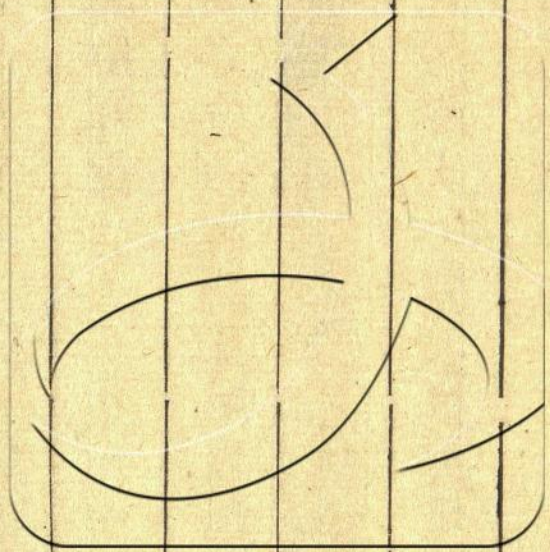
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於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旣  
平墓木幄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  
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萬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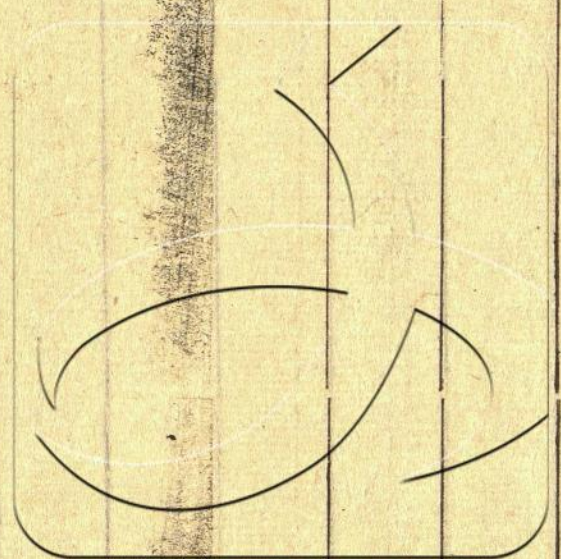
傷春詞 并引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  
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爲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  
弔之余悲其意乃爲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旣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

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兀兀不自覺兮紛過前之  
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翦百  
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度兮日遲遲而愈妍眇飛絮之無窮兮爛  
天桃之欲然燕嘒嘒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羣飛而相值兮  
蜂抱蕊而更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冤衆族出而侶  
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樓睫兮花搖尚而增眩晝出門而  
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欲語兮嗟猶意其目存役魂  
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  
可得而復見兮恐荒忽而非直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  
能言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東坡集卷之六十一

雜著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代侯公說項羽辭 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直軍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遣太公項羽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曰秦爲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爲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  
子室家皆得保全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  
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軍蹈義死節以折  
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爲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  
願先卽辱國之誅漢王嘻噫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  
於楚者三年矣吾念天下大計未獲卽死之此所以日夜痛心  
疾首東嚮而不忘者也顧爲之奈何侯公曰臣不敏願大王假

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

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  
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顛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  
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  
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爲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  
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王一失任於  
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  
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  
伎不仁徒觸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

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卽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因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

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嘆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王以臣爲漢游說而忘思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意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

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狗匹夫之節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勝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各當

速收效於寧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爲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爲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射久留之以執其父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王爾其父何與耶

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日東向

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讎之欲菹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  
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  
暴秦者惟楚世爲賢明顯名於天下者維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  
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所向摧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  
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  
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  
今然而爲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爲漢讎大王嘗自知其  
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  
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後勝  
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  
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  
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  
以爲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  
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  
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暴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  
王秦也大王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爲仁大王  
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叩關決戰降俘其王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爲信

大王以世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  
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爲帝而放殺之何以爲義以范增之  
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爲之存亡然  
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爲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  
下歸其仁其遷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爲義帝編素也天下歸其  
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三秦有之資可畜之具惟  
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  
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寡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  
人不趨寡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

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  
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  
爲窮人矣此臣所以爲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  
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  
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闔誠一旦歸之徒  
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  
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闔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  
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  
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

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敕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  
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  
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  
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  
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勸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  
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日楚之讎我者  
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  
之有不共載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  
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

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

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  
勇貴乎必為早決者無後悔必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  
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陵  
陳去就之義救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  
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  
大王無意幸赦遣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  
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同漢軍之鋒不可得  
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

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爲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爲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

鋒敵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汚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藉藉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



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士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區勸公讓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布幸勿復再

補龍山文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温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温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不見此文子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琴瑟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榭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騾交驚驚蹇先蹶楚狂

醉亂隕帽莫覺服囚首枯顛萬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

上顛倒冠韞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

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

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

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右解嘲

明正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

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

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

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

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

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

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

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

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

之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

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太息 選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

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固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其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而後出之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間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日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sub>可</sub>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sub>水</sub>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罪言

吾聞肉食之曼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處

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收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枝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其傷淫夷矣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滿佐鬪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侯承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餽屨則爲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

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噉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嘔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時省觀焉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予參一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鈇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濃血精汗便

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  
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  
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  
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  
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  
心者也喜則攫拏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  
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鈇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  
水鈇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  
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  
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  
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  
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  
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  
上火在易爲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  
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  
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  
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  
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故

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  
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  
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  
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  
日堅達于四支洽于肌膚而日壯寔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鈇虎  
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  
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  
嘯長吟願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旣殺中散而悔  
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  
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  
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  
風所以因旣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旣逾年無後  
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  
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  
薰血旣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麩四兩猶復念  
食則以胡麻茯苓麩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



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  
三日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白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  
之甌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蕨麥茯苓多矣居  
士則歌以荅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  
茯苓蕨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  
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  
舍利者敬爲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願爲武功宰長安有脩古  
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  
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  
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

###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鈎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  
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  
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  
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爲怪矣  
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

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直以爲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茨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盃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世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一石槃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粃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一二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蕩得一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蕩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椽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判倖酒狀

道士某面欺主人旁及鄰生側左元方之蓋已自厚顏仰西王母  
之杯宜從薄罰可罰一大青醅

白鶴新居上梁文

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峯獨立千巖之上海山浮動而  
出沒仙聖飛騰而往來古有齋宮號稱福地鞠爲茂草菴宅狐狸  
物有廢興時而隱顯東坡先生南遷萬里僑寓三年不起歸歎之  
心更作終焉之計越山斬木泝江水以北來古邑爲鄰遶牙墻而  
南峙送歸帆於天末掛落月於床頭方將閒逸少之暴池安稚川  
之丹竈去家千歲終同丁令之來歸有宅一區聊記揚雄之住處

今者旣興百堵爰駕兩楹道俗來觀里閭助作願同父老宴鄉社  
之雞豚已戒兒童惱比隣之鵝鴨何辭一笑之樂永結無窮之歡  
兒郎偉拋梁東喬木參天梵釋宮盡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  
更鐘

兒郎偉拋梁西嫋嫋虹橋跨碧溪時有使君來問道夜深燈火亂  
長堤

兒郎偉拋梁南南江古木蔭回潭其笑先生垂白髮舍南親種兩  
株柑

兒郎偉拋梁北北江江水搖山麓先生親築釣魚臺終朝弄水何

曾足

兒郎偉拋梁上璧月珠星臨蕙帳明年更起望仙臺縹緲空山隘  
雲仗

兒郎偉拋梁下鑿井疏畦散鄰社千年枸杞夜長號萬丈丹梯誰  
羽化

伏願上梁之後山有宿麥海無颶風氣爽人安陳公之藥不散年  
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凡我往還同增福壽

海會殿上梁文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自此佛法大行以至海隅皆滿伏惟我

海會禪師施無盡藏開不二門來作西方之主人且爲東坡之道

友爰因勝地以建道場有大富長者人造釋迦寶像一所瑤堦肋

截碧瓦鱗差庶幾鷲嶺之雄豈特鰲湖之冠其憑佛力仰祝堯年

如日之升與天無極舉城僚友闔郡士民皆興有作之慈共享無

邊之福

兒郎偉拋梁東日出三竿照海紅作禮禪師爲祖席東坡請到雪

髯翁

兒郎偉拋梁西此去西方路不迷一禮慈尊無量壽萬年天子與

天齊

東坡集卷之二十一  
三  
兒郎偉拋梁南海薰風動碧潭過盡千帆并萬舶歸來金鼓結  
珠龕

兒郎偉拋梁北玉輦巍巍天北極侯門鼓吹到  
門爲作龍興千  
萬億

兒郎偉拋梁上瑞氣葱葱蔭龍象勸師舉足不須踏踏着毗盧粟  
模樣

兒郎偉拋梁下禮足閣黎來請話五葉花開到處春千燈光照何  
曾夜

伏願上梁以後年豐米賤氣爽人安郡侯日轉千階施主日增萬  
鑑果肴雲散錢寶星飛各務紛拏共爲笑樂

若稽古說

若稽古其訓曰順考古之所謂若今之所謂順也古之所謂誠今  
之所謂真也非以若易順誠易真也曰惠亦順也方虞書時未有  
云順者耶

八佾說

宋書樂志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給彭城王義康伎相承給三十六  
人太常傳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以  
節八音故止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隆殺以兩兩減其二列若

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又春秋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予案說文侂從人從夂聲夂音許訖切夂肉八聲其解云振也八無緣爲夂之聲疑古字從八從肉

蜡說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爲之致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表老物黃笠草屨以奠野服皆戲之道

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告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謂是也

尸說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心齋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人不知此道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行耳

烏說

烏於人最黠伺人音色有異輒去不留雖捷矢巧彈不能得其便

也聞中民狃烏性以謂物無不可以性取者則之野挈罌飯楮錢  
陽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飯而去烏則爭下啄啄盡哭者  
復立他家裂錢棄飯如初烏不疑其給也蓋鳴爭乃至三四皆飛  
從之稍狎迫于羅因舉獲其烏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  
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不見賣於哭者哉其或不知周身之  
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爲智猶不若烏之始虛於彈韓非作說難死  
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說難而謂之沐猴天下哀其以  
愚死二人者其爲愚智則異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  
智邦無道則愚觀時而動旣可及哉

二魚說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  
彌彰者遊吳得一魚於海之濱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意乎續子  
厚者亦聊以自警云

河之魚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觸  
已也聞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  
腹而食之好遊而不知止因遊以觸物而不知罪已乃妄肆其忿  
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海之魚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啣水而水鳥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啣水以蔽物烏疑而視之知其魚也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其魚疑識者之所窺哀哉

梁賈說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茹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強化磨去風瘤望之蝟蟻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倘徉舊都躊躇乎四鄰音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

妻反驚以走是何恠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牆而歛戲披巾櫛而視之則唾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作俯而歎曰聞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妾者不棄憔悴子以無瘦歸我以有瘦逐嗚呼瘦邪非妾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脉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

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爲敵國孝子爲格一作降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說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竒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強兵以是緒餘以傳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爲塲空地爲爐外燼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毋養以旣濟風火網緼而瓦鑠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悅之然以爲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

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束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曰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月魄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爲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鈔汞室廬盡於鉗鎚券土田質妻子蕭條繼縷而其效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墻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墻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

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